吾南集 五

雜著

共七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雜著

經理管見

易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魯論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夫以有位者言之道理當如是矧草野之人篤守常業而已豈敢以妄論先王憲章時政得失也然爲儒者旣讀古人之書不可不講明修己治人之術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而夫子亦嘗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人若不識經世大方而設

或得侍從宰輔之位何由能盡其職分所當爲而致格君澤民之功業躋一世於熙皥之域耶是以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顔淵處於陋巷而問爲邦之政此豈皆以出位論之也噫余以遐土賤蹤愚蒙怠惰既莫能野人本分又莫能儒者志業而悠悠泛泛奄過中身志氣俱衰鬢髮亦皓生既無益死亦何惜只當聽天而已病苦之暇每閱古昔經籍而竊有所感于中且深慨然於世教殘弛妖邪大亂妄以管見略有論說後之覽者苟或以此而罪我乎否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以芻蕘而廢其言則其於化民成俗之方未必無少補云

一曰明教化正風俗

古者聖王代天理物先明己德推以及人化成天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而治國之道亦不外乎是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俗之美惡寔在於上之化導耳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師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所謂一人定國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其機如此爲上者可不審愼而以身敎之哉是以

唐虞三代之盛治教休明大綱正萬目舉上自朝廷下至閭巷國不殊政家不異俗民皆仁壽日臻於熙皥蹈舞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此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降自周衰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列國分爭專尚功利處士横議競爲詖邪井田九一之制廢而阡陌始開三物賓興之道熄而遊說歷騁於是而憲章文物掃地盡矣雖以孔孟之聖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而講說先王遺法詔于後世以當一治之數此殆亦天意攸在歟自秦漢以後刑名老佛之學記誦詞章之習瀰漫相尋塗人耳目禍人家國歷數千載莫之能救此無他上之人因襲守轍所尚惟是故爲

下者風靡影從恬不爲怪間或有欲做文治者不法三古
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道君子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如漢唐宋 明特鐵中錚錚而不過爲
五霸假之也惟幸洛閩諸賢講明正學續千載不傳之緒
而但未見用於世三代之治不復得見此千古志士之所
齎恨也我東國雖在夷服之地而自殷師受封敎尚禮敎
一變夷俗而麗氏以來漸慕華制粗有可述逮至 本朝
專尚文治興學校導民俗一以先王遺法而舊染之汚漸
次更新敎化賁闡祈天永命猗歟休哉但其綱紀損益容
有未盡詳明而就中尤失者取人之道不先德行而只以

詞章試擧故士習日偸民俗日汙功利奪志奔競成風式
至于今滔滔胥溺而邪說競起異類橫行打成一片靡哲
不愚人紀晦喪國勢岌業嗟乎本源一差末流俱弊勢所
固然然則如之何其可也爲今之計莫若先革科擧之弊
而法三古之制明其教化俾修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敦尚
行實後其文藝而貢選賢能大比用之則人心日正民俗
日淳功利之習奔競之風不待禁戒而自可絶去矣
五家爲比比長主之五比爲里里胥主之四里爲族族師
主之五族爲黨黨正主之五黨爲州州長主之五州爲鄉
鄉大夫主之文事則屬於大司徒武事則屬於大司馬此

成周美規也今不可一一追復古制而大槩五家作統如今之戶籍而統首主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里門之側有左右塾而擇里中退仕有德望者居之（若無則以幼學有藝德者代之○塾師衣食之資自里中支供）教訓里中子弟而自八歲以上受業（晨昏命行省定之禮○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循序肄習而讀書次第當依栗谷擊蒙要訣所定爲之而餘外史記閒雜之書俾勿先讀且毋得令作文字）月朔會長少讀法而善者則書于籍而賞之不善者亦書于籍而罰之及其十有五年擇其德性敦厚才藝可敎者升之黨庠（如今面養士齋○諸生衣食之資自黨中劃給○餘皆歸農農隙講學習藝亦爲可敎者則不拘年限雖二三十歲亦升黨庠）黨正（如今面部正也以黨中退仕年德俱邵者爲之若無則以幼學有德業可爲師表者

填補○黨正衣食之資自黨中支供吾優厚於塾師教之令諸生五日一省親月朔會黨中人讀法賞罰善惡及其二十歲擇其俊秀有物望者升之縣校衣食之資自邑劃給校長如今鄉校都有司也當以邑宰兼任而然公務多煩難為專著教養自朝廷特差出六品以上為教授以專委任而其班祿從其位品教之令諸生一月一省親朔望與諸生謁廟講論經義考試藝業春秋行飲射之禮及其二十有五歲擇其德業充備者升之于州其行具路需自邑劃給州伯今之監司教之令諸生肄業于校中○衣食之資州伯稍優劃給令諸生三月一省親月朔州伯往校宮與諸生謁廟講問經業論究治道春秋行飲射之禮三年大比擇其人望上等者升之國學其行具路需州伯當優給國子長今之大司成聚而教之諸生親在者一歲一歸覲歲論其賢者能

者於朝而官之自上或設殿試講求治策任賢使能則不才者不得以倖進而野無遺賢朝無幸位治教益明民俗歸厚矣今之領左右三相即古之三公也武王北面而受師尚父丹書之教漢明帝親幸辟雍執弟子之禮執經問難君人者當尊賢樂道躬行斯禮而後其下化之師道益尊教化筦興今領左右相改號以太師太傅太保重其名位學焉而臣之以成至治至於王子大君師傅內侍與童蒙教官以德位尊者專任教之則有所嚴憚而蒙養以正期臻成效及其成童自大君至於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入太學濕恭受業毋驕恃力若貴家子弟席勢驕傲不入太學者勿許通仕籍今之教官

教授徒爲虐啣文具而未有毫分裨補於治教吁可惜哉
上自朝廷下至閭巷講明誦習一以先王詩書禮樂後聖
經傳訓詁爲法門而若或有惑於異端雜術者則朝官則
隨其輕重而施以削奪竄配之典而更勿終身叙用野民
則役入官庭爲奴婢又或犯於西洋邪教者則無論朝野
依 先王朝舊章施以逆律

二曰用賢才專委任

在昔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羣牧侯伯而治化日隆黎
民時雍者以其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以專委任故也天下
人才莫盛於斯而然四岳九官終其身居其位者契與皐

陶非優於數教明刑而劣於禮樂也伯夷與夔非長於典禮作樂而短於教刑也若不如是專任則莫能成丕績至治而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各相勉勵百工允釐用人之道斯其爲至矣至于三代官數漸倍者世級寖降物衆事繁不得不如是也然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而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庶績咸熙教化大行此固後世之所當法也七十致仕禮也而然輔相君德身係宗社安危者亦不必拘此例也稷契伊傅周召太公俱以大老身任天下沒齒居位降及春秋雖晉楚列國上卿執政者苟得其人則終身不替猶能成其霸業此豈

若後世之貪位冒祿專寵固權也哉且用人之法三物實與文武兼備故入則黼黻王朝出則屛翰藩邦若尚父以父師而鷹揚牧野周公以太傅而東征三監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等俱以文武出將入相興復王室蓋上自朝廷下至閭里無不講習六藝而文事則會以冠帶武事則出其兵車此其教以有道也後世則不然文武異路平世則莫詰戎兵而專尚詞華故文人詆侮武夫亂時則不事詩書而專尚射御故武臣陵轢文官二者之間有若仇敵此其故何也教人賓興不以三物而各自爲技偏勝爲害也然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各適其才而用之則天下

無棄人矣若枉其才而誤用之則廢職僨事也必矣夫子所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矣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此也然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若賢者在公卿輔弼之位則何患庶官之不充其才乎漢晉之間去古未遠猶或舉孝廉賢良而漢則所尚者黃老刑名之學而所舉用者五經博士之所掌故兩漢之儒專以記誦爲主晉則所尚者老莊虛無之談而輕蔑先聖名教故遂使戎狄亂華雖若此之時豈其無賢才而爲然乎特爲上者教導不以其道而取用無法耳如陳後主與江摠輩造爲歌曲日事淫樂以詩取人權輿於此而唐武后亦以此試舉遂成弊習後世因

襲以詞賦科擧永爲取人程式是以爲士者不務本實專尚浮華奔競成風功利溺天陷人心術甚於異端而先王禮法掃地盡矣吁其痛哉夫我　朝神聖相承崇儒重道文治之盛不下漢唐而用人之規不拘門地惟賢是擧惟才是取然所擧用擧皆科目中出身而且自中葉以來世卿之家席勢補官科目取人亦難公道而上自朝廷下至列邑官職繁多改差無常治化不古職此之由今雖不敢輕改舊章但科擧一節不可不革罷也自各道列邑薦進賢才審擇其人各當其職而專任之倣三考黜陟之制見成治績而若德藝超等者則不拘年限老少爵級次第卽

授以宰輔侍從方伯閫帥之任若其不德不才竟無實效者則卽爲罷黜雖閒散之任更勿塡補則人皆盡忠百僚師師治化之興可指日而待矣

薦進賢才自太學升之于朝論定而後官之勿以一二人私薦有所輕用而朋黨色目更勿擧論宦寺宮妾亦切勿干預

四十始仕勿爲如今文武科式之別設試擧盖四十始仕者入自十五以上惇行孝悌精通藝業至于四十之久達可有爲故始爲出仕而若有孝廉賢良茂才異等則雖未四十許通仕籍如子游子夏年未三十俱爲邑宰

五十命爲大夫大夫以上任重責大者也自四十始仕又

加十年之久年高德邵博習典故乃可從政故始命爲大
夫而若有德業顯著可爲儀表者則雖未五十亦使從政
如賈誼以年少才子一歲中超遷太中大夫矧賢德者乎
夫大臣者人主之腹心天下之達尊也寅亮天地燮理陰
陽上格君心下淸朝著置國家於磐石之安躋民生於仁
壽之域其責顧不重歟是以必用宿德元老共治天位共
享天祿專任而勿貳則人君有所嚴憚尊信而朝野以爲
矜式具瞻國勢鞏固治教隆盛若不得其人久居其位而
又任輕薄年少則折足覆餗以致禍敗也必矣書曰惇德
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若後世則用人不審改差無時

有或一世之間備員三公者至於十數是果皆賢且才乎
徒爲虛啣尸祿而已若何而可望治效也至於六卿亦然
若不用老成宿德之人以專委任則綱紀廢弛事皆姑息
而永無爲治之日矣
將臣亦當極其擇選苟非其人則輸國於賊棄民於死可
不愼歟必須才全德備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可與有
爲也吳漢朱然平居終日懍惕如在行陣故鮮有敗事李
晟張巡誠心激衆故能得死力也然或得人而軍無統帥
號令不一則終取敗亾此所以唐之九節度潰於河北而
是所謂弟子輿尸也且或委任不久替代無常則將卒面

不相熟情不相親而安得服其心致其力赴湯蹈火惟指麾是聽哉至若我　朝五衛廢而三營設各自爲將統屬不一而且一歲之間改差無時故軍律不嚴殆同兒戲如是而安所用之乎爲今之計莫若復設五衛而並屬於大司馬（今之兵曹判書）如周官之制而號令出一則亦無纛屬焉謏之致誤大事矣（如漢之將軍有前後左右驃騎之號而俱屬於大將軍）臺諫侍從人主之耳目也選用正直開廣言路則聰明無蔽奸佞莫售國是定而人心安膏澤下流治化隆盛矣方伯留守此其重任也以碩德元老重臣（如召伯宣化南國周公留守東都）巡察鎮撫專其委任今之監司自宋始有其號而卽漢

唐之刺史節度也列邑守宰既統於方伯則吏不必疊設兵營也

列邑守宰亦不可頻數改差也頻數改差則當官者猝難著績而迎送之際徒貽民弊縱莫如漢之官吏長其子孫而九載三考之後始爲黜陟則居官者務盡職分爲民者得蒙實惠矣且守宰之治績表著者不次陞用置之卿宰輔弼之列則（如漢之良吏即八爲三公）入皆勸勵忠國愛民上下相親而治化大行矣

內自微官末品外至邊鎭庶職雖無行道之責然各有所掌用之各當其才而久任之期有成效而切切勿爲借啣文

具也
觀象監郎古之羲和所職也盖人君欽若昊天故其職不
可不重且尊也今若別置太史一員領觀象監事尊其爵
位同於三公而若不然則如今三公兼帶可也以下屬官
同於各司勿以差殊觀之而畏懼天戒敬授人時則百工
允釐庶績咸熙矣
公卿大夫家子弟敎而不善則勿爲補官春秋譏其世卿雖府史
胥吏賢而有才則不次擢用至於草野採訪遺逸萃於太
學審考德藝論定而後亦爲授官
三曰量地方定郡縣

盖自上古中國之地分爲九州而天子邦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無非事者而皆所以爲民也秦幷六國定爲郡縣或因其山川險阻或因其風土殊俗區以別之而自是以後沿革更號歷世不同而其規制亦不甚相遠也若我東邦則北接女眞三面濱海其長三千餘里廣千餘里地不改闢比古萬乘之國則優矣分爲八道而以州府郡縣定其四等區別界域而然或名實不齊郡縣之大反有過於州府者且大邑則或過數三百里小邑則或不滿三四十里是以大邑之遠居窮民文簿訟獄往來之際勞苦路費無數倍八

爲弊不貲今若改定城邑則量其山川風土道路溝壑州府百里郡七十里縣五十里而一道之內於前後中左右設置五州以正三品官員差除州牧兼帶營將重其名處府使郡守以下倣今律典定其位級而府使則間置於沿海邊大小相維而前幾邑統於前州牧之營後幾邑統於後州牧之營中左右亦然而五營之牧及水營防禦營俱統於道伯八道之伯平時則俱屬於冢宰今吏曹判書而冢宰考績黜陟亂時則俱屬於大司馬而大司馬發號統治如兵州江華等地亦別設防禦營以正三品才德有望者差除

五十里之間置一驛十驛之間擇閒曠水草如今寺刹深谷不耕之處

設一牧塲而置郵丞今之察訪並十驛監之每歲貢馬于兵曹及司僕寺貢馬多少酌量定數

列邑無論平陸沿海皆築城鑿池設險備禦且於要害險峻之處或築城設堡而山城則置別將鎮守之山城則非徒爲儲糧穀兵器而已聖經國乘亦藏于此

四曰制民產薄稅斂

井田之制盖自軒轅氏始云而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雖尺有長短制有更變而其實皆什一也明君制民之產足以仰事俯育故人皆受田百畝而歲有飢稔故發廩賑恤是以民無凍餒天下平治矣盖貢者較數

歲之中田與賦定爲九等而以爲常制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故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後世則不然雖當凶歲稱貸取盈以此而龍子云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助者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徹者通力而作計畝而分此其三代之制更張不同者救其後弊而爲然也一自井田廢而阡陌開經界不正貧富不均歷代同然民生日困矣若我東邦山谿險峻地形偏陂平原廣野十不二三而且崇務水種長短廣狹隨勢不同而逮于　本朝專用貢法定爲田賦九等而使民自賦春秋巡省發倉補助故民皆聊生但其王土爲民私物任自賣買

故強並弱富吞貧貧者竟無立錐之地而朝暮貸乞富者多至萬石之儲而威福下移民無恆産豈不窮且盜乎擅作威福寧有貴賤之分乎是以貧窮之民雖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而抑又有甚於龍子所云者夏時則公田故民之稱貸取盈只是公稅而已今則私田故公稅之外又有輸納於田主一路若是而民何保生國何治平乎爲今之計統名公田而更勿私相賣買定經界分宅里計口受田通力合作而薄其稅歛輕其徭役則民力卽舒國財亦優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一統定爲公田之後受田耕作者若有私相賣買則施以

皇律而雖後或有深山曠原躬自起墾勿爲私責但限三年勿輸

公稅

田賦用其貢法而更爲尺量廣狹審其肥瘠定爲九等水田一斗則上上五負上中四負五束上下四負中上三負五束中中三負中下二負五束下上二負下中一負五束下下一負旱田則以豆種計之而上上四負二束其次皆以四束差減而至於下下亦爲一負

耕稼用其徹法五家爲一統而通力而作先除公稅所納其餘則計人口多少均一以分如農役壯丁則加倍於老弱婦女則雖年壯與男丁老弱同給而優存贏餘以備不虞如疾病死喪水火盜賊凶荒兵亂之類

關北嶺東兩西等地山高旱寒而田穀幾倍於水種畿湖兩南等地山野參半而水種爲多於田穀然山峽則旱田

多而水田小原野則水田多而旱田小而或有無水田之處亦或有無旱田之處或地廣而人稀或人多而地狹受田之制不可畫一定數而雖地廣人稀一夫所受幷旱田與水田多不過三四十斗種雖人多地狹小不下十餘斗種而且或六七里之遠東里則田有餘而西村不足則減於東而益於西至於一里所掌內燥濕不同肥瘠不齊分授之時無論燥濕肥瘠不可一處劃給而燥濕肥瘠相半均分一家之內又有餘夫則亦為加授（如古二十五畝之制）而五家作統各項事務統首主之耕種耘耰齊力並作考其勤慢禁其奢華以廣儲蓄備禦凶荒用度有節冠婚喪祭定數

分給出八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特婚葬相護送而年十五以上不能升於黨庠者始爲歸農五十以上老病不堪作事者則毋同農役五統並爲一里而若或一統之內疾病死喪倍多於他而用度不給則其外四統各爲出力優爲救助俾無不均之憾則禮讓日興民俗歸厚矣

公稅磨鍊倣國初定式多不過十一而待秋省視從實執灾依數盡蠲實結捧納之節依古兩稅三限如今秋六同例以寬民力若歲至大無則田稅亦當從實減租而大同及他雜役米統爲蠲除更勿舉論

進貢之節從其該邑所產如細綿麻枲魚盐蔬果竹木柴材羽毛齒革金銀鐵銅之類

而輕其定數切勿爲民弊也盖各項進上易爲增弊故舉皆付之田結而山邑則納以布海邑則納以穀此其大同法之加數於田稅也今若更定式進貢則田結大同中所付磨鍊卽爲蠲罷更勿兩下徵納（古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而然不一時并取者以寬民力也今則此外許多雜役一并督捧民何不窮困也）

居屋之制雖公卿不過五十間而庶民多至十間小亦爲五間若有傾頹者則五家同力修葺毋得遷徙墻下樹桑以供蠶事種其蔬菜養其鷄犬五家統內別立廚庫畜牛馬（馬一牛二而田耕多處充備三牛）儲器械藏穀粟而統首主之一里所掌局內擇閒曠處養松竹果木共爲分用（若有不得已之故移居于他則

但屋子許間數論價而坐地所層無得賣買

戶口之籍限三年修上（如今式年之制）而若一有漏戶漏口（今世則戶弊爲多故漏戶爲居半）則此非王民也但輕其徭役（如古一歲三日之役）薄其貢物代納以錢而鰥寡孤獨不堪作農無所依歸者蠲其身役同居隣里者出力救恤（鰥寡孤獨勿爲漏戶而既莫能受田業農則付之統外如大國之有附庸而設統首主之永爲救活若不然則統首當施不恤之刑）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蓋爲上者愛民節用薄賦輕徭則民皆親戴於上而國無遊民則財用恒足矣

五曰班爵祿辨上下

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盖古者班祿皆以公田而公卿大夫士以次倍減下士以下無田有祿而大小之國卿祿不同者特從其國勢爲然也夫位高任大則家臣僕從數爲衆多故分田制祿亦可食其率下人也然齊以諸侯之國而卿祿至於十萬鍾漢之九卿以天子之國而甫過二千石唐之王涯居相位掌利權而猶云七十萬錢一月俸金則一歲所俸不滿十萬兩其實皆不可得而詳也若我東邦上自正一品至於從九品爵位資級有此十八等差而官職繁多內至三千外至八

百而且其班祿不均如六曹同品而戶部獨厚三營同列
而訓局惟多同是州牧而或厚或薄俱爲縣監而或多或
小名實不侔法綱不明如之何其可也且自中葉一經大
亂內朝百官之祿減數過半僅存名色則外邑則官廩如
常故文武出身不顧內職而圖得外任世卿子孫不顧科
第而蔭補守令是以貪贓日興綱紀日紊民生困瘁國勢
危亂夫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極於公卿大夫之列而祿既涼薄終窶且貧則雖可以盡
心王室而包苴之受干囑之行勢所固然也若減折外邑
守宰之廩以厚內司百官之祿則廉恥興行寧有是弊也

爲今之計莫若減其繁官罷其散職而無論內朝外邑只以爵級班祿則官不繁而祿亦厚爲仕者盡忠事上爲民者亦不有憔悴矣且府史胥徒（如今內司之胥吏臺郞庶隷外邑之吏校使令）人在官者也徒有其勞而不有常祿則何以資生乎是以弄奸刀筆假威衒楊犯逋貸虐無所不有一若班祿足以代耕則前日駿習不禁而自絕矣

周官之制象天地四時列爲六卿六卿之中兼領三公（周公以冢宰爲太傅太公以司馬爲太師召公以司空爲太保）而大夫有上中下士亦有上中下而府史胥徒以次爲等焉漢唐以來沿革損益位號不一而若我　朝則爵位有九品正從而三公爲正一品

領左右相六卿爲正二品六曹判書大夫爲從二品六曹參判及他提調同知等官上士爲正三品參議承旨都正等官今國典自從二品至從四品皆稱爲大夫而其實不然也中士今之六品以上下士今之七品以下也然古者惟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矣今此小國一品之位不止三知領中樞敦寧經筵左右贊成等官二品之位不止九六曹判書左右參贊兩館大提學都提調上護軍知中樞敦寧經筵春秋等官從二品之位不止二十七參判大司憲提學提調同知事左右尹監司留守兵水使等官也上士以下亦然以若小國田稅所納班給許多官祿若何支當而又況內有官寺宮女外有胥吏軍兵此亦不可無祿者也蓋名位一定則貴賤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先自二品以上罷其閒

任減其繁官內職則多不過三百外任則亦不過四百若改定郡縣則不滿三百官寺宮安特爲定數足以供灑掃任酒漿而已
胥吏軍兵亦爲減數足以掌文簿充侍衛而已

六曰定衣冠表貴賤

衣冠者身之文也非此無以表貴賤吉凶也俔古今異世損益不一華夷殊俗服着不同是以孟子曰服堯之服是堯而已服桀之服是桀而已今俗笠子雖非禮冠上自公卿下至私奴貴賤通用戴首之物何等貴重而若是無分可乎莫若卽爲更制名分一定律令至嚴則人莫敢踰分犯法矣

唐虞三代冠服之制今不可得詳而以經籍考之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而其制略同此皆貴人所着而爲之旒垂之飾以辨上下又有弁與章甫緇冠之異用衣裳則以十二章繪繡而上自王公下至一命皆有等差以表貴賤又有玄端蔽膝深衣之殊制而庶人吉服緇冠深衣而已此其大略也漢唐以來衣冠更變不一其制而若我東邦朝野之間其所服着舉皆宋　明遺制也但節文不明貴賤難辨且俗制庶人氅衣〻樣不古而亦許多名色雜衣如道袍直領氅衣褡䙖周衣之類上下相用殆於無別縱莫能追復三古之制但據今所服省其煩雜定其等號以表貴賤可也

百工黑笠淡青狹袖氅衣商賈黃庶巾淡青狹袖周衣

古者婦人無冠故稱以笄禮而繼以韜髮自兜時爲然總雙髻於上因合而爲一而横施以笄或編髮爲假髻矣後世始制有冠而如今族兜里出於蒙古而本非華制也且衣短裳長自秦時始然而後世因襲莫之能改也今若略倣古制笄以總之繼以斂髮而士大夫家婦女着華冠服禑衣庶人家婦女無冠而服大袖長裙或有袖背子俗稱綵香衫百工商賈使令官奴以下通爲編髮假髻而已族兜里娘子之制先朝禁絶

有喪則居喪者冠服一從禮制而出入則大夫以上藁車載簑笠上士以下乘樸馬布裹鞍轡庶民徒行扶杖以上皆用

喪冠衰服工商臺隸皆用喪巾俗稱頭巾着狹袖布周衣巫夫屠汗

皆用平凉子着狹袖布周衣方笠之制出於家古華之爲當

七曰修五禮立紀綱

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卽爲邦之大經常典也若無此則儀則不明紀綱不立矣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禮莫大於祭祀故吉禮爲先郊社所以祀上帝后土也宗廟所以祀乎其先也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而若大享則咸秩無文此唐虞三代秩宗宗伯之所以重其任也如梁武帝以江南萬乘之主宗廟之祭以麪代犧牲此特惑於佛家慈悲法門而爲然也非出於寛省民國之力也揆之

考古昔牛一羊一歸格用特之義則當乎否乎盖仁者不以天下儉其親以若萬乘之尊莫大乎以天下養而祀乎其先忍去其犧牷牲乎且大夫祭以五鼎而齊之晏嬰豚肩不掩豆亦未免譏奉先之禮從厚誠是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以下只祭禰盖隨其尊卑廟有等殺祭禮亦然而然四時吉祭則上下皆同者感時追遠不得不然而但庶人無祿不得專殺此其禮分有限也今若自卿大夫達於庶人得行時祭則其德歸厚而俗亦日淳矣祭三代大夫禮也而祭及高祖自程子始有有服當祭之說而朱子從之然程朱大夫家也今庶人之祭四代終似過分

有功於宗社者配享宗廟有功於斯道者從祀文廟此則古今美制也且或因其生居講學之所殉節立勳之地別設祠宇以俎豆享之者亦出於尊崇思慕也是何曼享之爲嫌也雖功烈不甚隆巍學行不甚拔出亦可以樹風當世矜式一鄉者則建祠以享何害於道理也晦翁南軒俱刱書院以祀先儒此其後世公案也但勿別立書院各於黨庠享祀可也

冠禮用三加初加緇冠再加程冠三加章弁自卿士子弟至於農民皆用此例言冠者若無言御則公服之用亦甚無謂且雖有家禮定論而古今異宜後儒之說不一其制當參量從宜

昏禮則必親迎若道遠則假館行之壻緇冠深衣婦華冠衲衣農民以上皆用此例禮幣二件當用本國所産或明紬木綿及紵布北布爲邑衆張短隨力勿用綾緞及洋倭之物

喪制一依禮經而但今吾東無新齊生布卽令民織造如其升數而上自公卿家先爲服之（當斬齊之喪者不忍服功緦之相）緦布細密難成以北布最細者[illegible][illegible]緦代用

古者宗山世葬而宗支闔若有不孝不忠則不得入葬於族山塋域之内此亦勸懲之一道也夫

士相見禮及鄕飮鄕射之禮皆有儀禮定式而唐宋以來詳略不同今當從禮經行之而其或節目可補處亦當參酌添入（如飮禮司正揚觶祝辭之類）

八曰褒三綱樹風教

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此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雖百世不能改也是以爲臣者事君當忠爲子者事父當孝爲婦者事夫當烈而忠與孝烈之表著者獨其丁役旌其門閭褒以殊典樹之風聲雖百世之後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其有補於世教孰有愈於是哉然或有死綏殉節扈駕共難則旌之此固忠則忠也而至於直諫如汲黯不欺如高允者而或不得旌焉或有割股廬墓冰鯉雪筍則旌之此固孝則孝也而至於養志如曾子孝感如閔子者而或不得旌焉或有從夫同殉不辱致斃則旌之此固烈則烈也而至如衛共姜之靡他陳孝婦之不改者而或不得旌焉噫所遭雖異其

揆一也而且程夫子不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取義者難乎人生覆載之間男子則講明道理盡其忠孝猶或易事也至於婦女本其偏隘寡識而且人之大欲莫過於男女居室故男壯者喪妻則再娶焉女少者喪夫則再嫁焉此則雖聖人制禮不得禁止而有三父嫁母之服也故孟子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又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蓋人旣老衰則不能再爲嫁娶故鰥寡爲四窮之首也唐宋之間名卿達士雖爲改嫁女子孫而人不爲譏侮者改嫁一事古今同然故也蓋我　本朝深懲麗季民俗之淫亂改嫁女子孫勿爲通清著爲令式載之法典而一此

之後漸染成風喪夫女擧皆守義而如或改嫁則人爭以
爲大羞恥迄今五百載家家烈婦世世貞女而以若奇行
視爲常事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我東之貞烈甚盛也然若
旌之則家家當同而不可勝數不然則殆爲風化欠典而
其奈寃憾之積鬱何哉爲今之計雖改嫁子孫奇賢而有
才則用爲宰輔如宋杜衍竟爲賢相若有沒身守節之婦則生給復
白死旌門閭樹風百世聳人耳目則褒烈用人亦爲兩盡
其道矣

朝臣之忠孝事實雖彰著當世者然朝論大同禮曹八啓
而後賜旌褒之典其餘鄉曲孝烈先自閭里公議于黨正

文報于邑宰邑宰牒呈于道伯道伯書啓然後令禮曹覆
啓施行褒典盖近俗不古公誦絶無故雖孝烈之特異者
家勢微弱子孫零替則終不得蒙旌褒若貲貨足勢力
可及者造飾虗僞稱以儒狀上呈踵路圖得褒贈誣先罔
上若是其甚吁可勝言哉

族屬務行敦睦緦服同爨者亦旌表其門閭

九曰定軍制明賞罰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數以文德而其有不率者則以刑
糾之然猶梗化不服者則以兵征之且邊夷爲患無歲無
之是以藏兵於農以四時農隙田獵講武有亂則以田賦

出車聖人之爲陰雨備者盡矣故舜命皐陶作士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夏書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若熙皡治世亦未嘗忘兵也漢唐以後兵農異制割民養兵兵驕民疲而且兵小則不足禦侮兵多則反相爲亂將或叛國兵亦逐將此由號令不一賞罰不明也我東亦有騎步之伍而但視之爲賤品故一添軍籍則不與相婚是以有財者納賂圖免無勢者撤家謀避而餘爲充丁者盡是不學頑愚而太半黃口白骨也且外邑軍民稱以各營保率徵布代役而今則通爲均布養兵之弊一至於此民何保存乎今若倣古之制兵農爲

一務本修行農餘講武而明其賞罰舉善而教不能則人皆爲親君死長矣今此外國孰敢侮歟

民戶則五家爲一統備儲兵器火砲一弓矢二長鎗二環刀五五統爲一里令旗一鼓一鉦一角一一里長統之農隙講武練習春夏秋則擇一日○整其隊伍奇正教其坐作進退考試技藝砲矢三中以上特給別賞及當日犒饋等節自里中支供或行飲射之禮冬則特大狩於所掌山野局內用二日而一日則或行飲射之禮○此時則黨正統合練武亦兼焉若有亂出兵則一統內各擇智力技藝兼備者一人年二十以下五十以上勿爲從軍而五統合爲伍人屬於黨正五百家爲一黨而出兵車一乘黨正卽百夫長如此則面貌相親語音相熟情誼相洽雖昏夜急難之中呼應相救而無潰散相失之虞矣今列邑束

伍軍雖同在一伍素以各處之人聲貌不熟情分不親而當其急難何能極力救濟同其死亡也

蓋古者一鄉萬有二千五百家而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比長統之五伍爲兩而閭胥統之四兩爲卒而族師統之五卒爲旅而黨正統之五旅爲師而州長統之五師爲軍而命卿統之今若依古制一時盡發則此所謂悉索敝賦也亦未免村閭虛耗農役廢棄也亂若持久不平則鱗次起發期於討滅而使留家者勤苦力農不絕餽糧是萬全之策也

古用車戰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餘二十五人掌輜重漢唐以後無論軍之多少守輜重者例用三

分之一今當參酌古制如軍額百名則馬軍二十步兵五十（步兵五十內押官一隊頭執旗一左右傔旗各一副隊頭一人執兵以押後）是爲馬步奇正戰駐之隊合七十人輜重二十五人（馬十匹十五運馱下粮餱及兵器衣服）匠五人（造冶鐵弓矢甲冑火藥各項機物）

五衞之制左曰龍驤右曰虎賁前曰揚武後曰神武中曰忠武而兵各五百（將軍正三品哨官正六品騎兵百步兵四百）旗幟各用五方本色而左畫龍右畫虎前畫鳥隼後畫龜蛇中則各畫四者以應四邊守陣則騎爲隊列正兵步爲巡警奇兵出戰則步爲束伍正兵騎爲游擊奇兵（五衞騎步皮裘上四寸染帛各從五方本色以黑線緝守惟黑帛用白線各營軍服皆用此例）

兵曹騎兵五百（騎兵百人各領一衛而旗幟皆如五衛本色）統五衛爲三千

募兵之制年二十以上能通孝經大學三略等書而武技

智勇兼備者以充額數（應募者便居京城之內）五日一番（一衛日直百人）一

月一試（技藝居上者給別賞）一歲一練三年大比才藝超等者陞其

資品差除內外官職有闕則更爲召募充額（年滿五十者當罷遣）

乘輿巡幸則春冬龍驤爲前（騎兵居前步兵居後）神武爲後（步兵居前騎兵

居後）忠武騎步兵三百扈衛于中（騎兵左右各五十步兵前後各百人）餘步兵

二百守直禁中大司馬統揚武虎賁留鎭京城夏秋則揚

武爲前虎賁爲後忠武居中（并如上制）大司馬統龍驤神武留

鎭京城

有亂行師則大司馬統五衛出征兵曹騎兵百名五衛步兵各百名令哨官領之留守本營凡軍行先使斥堠聰明健捷者遠探賊情虛實又令虞侯前擇地勢利否審其水草避其險濕布陣下營而以五十人爲一隊軍幕五口隊間容隊五百人爲一營或分爲前後兩營營間容營而營陣之方圓曲直隨應變化秘密莫測也盖天有積卒星而象如井字故營陣之前後左右並中軍爲五行也四正四隅奇伏揚備合爲八陣而並中軍爲九宮也六花之陣偃月之營蛇腰首尾身翼左右其變若殊而其用則一也

師之耳目在於旗鼓旗鼓者大將之號令也坐作進退擊

刺遞代惟命是從而用命者重賞之不用命者顯戮之雖
使驅之於湯火之中莫能辭避是以善用兵者以寡擊衆
而多多益辦不能用兵者少則不足爲而多則不知節制
而反以委賊蓋用兵不在兵之衆寡在於將得其人而然
爲將者撫御衆心能得死力而又善用奇兵遊擊設伏所
向無敵歷觀前史未有不若是而能成偉勳者也

賞罰者恩威之權柄也雍齒且侯而衆心皆定馬謖見斬
而三軍畏服不可以宿怨而廢功亦不可以私愛而捨罪
爲將者賞罰其可不慎乎

軍兵中若有獻良策善間諜而勇敢直前多獲首級者旌

重賞加資級若有夜起鬧驚臨陣先退者即爲梟首示警

諸軍

五衛將軍及各營裨將若違犯軍律敗誤大事者即施上

刑

一塲勝敗兵家常事也爲其大將者忠信智勇爲腹心干城而設或數有不利勿爲輕替如廉頗數戰不利孟明三敗不替若久使兵威陰圖不軌者設鞫處斬自古奸小之謀害忠良莫不藉是爲讒端在上者須秘察詳審而切勿輕聽枉害也

京城國家基本號令所出也軍額侍衛亦專不可草率而又若緫多則稱數給祿亦爲重難也至於外方營邑農民

卽兵丁也何必別置軍兵以耗國財也若如上所云則大小相維上下相親永無尾大難掉之患而雖當外夷侵亂上無召募之擾下無逃避之慮而朝令夕發足可以折衝禦侮矣見今列邑稱以騎兵而俱無一馬步兵則破銃頑刃舉皆蠢愚老弱也以此何用至於閭里十男會而無割鷄之刃一村並而無射雀之弓如當不虞之變則壯者望風逃走老弱坐而受刃而已此賈生所謂長太息處也子曰以不教民戰是棄民也既往勿說但自今爲始藏兵於農而務本講學修其孝悌忠信練武試藝能其射御擊刺則不過幾年民俗丕變國勢奠安亦可爲天下莫強矣

十曰明刑罰禁暴亂

夫五刑墨劓剕宮與大辟也墨劓者刺額割鼻欲其不恐擧顏也剕者刖足欲其不得行道也宮者去勢欲其不復奸淫也大辟者死刑不欲暫活大惡也然大辟之外當罪施刑而處於蠶室之中不欲其受風生瘡枉害人命也蓋聖人之制爲五刑所以徵惡而刑期于無刑欲其并生也德禮者出治之本政刑者輔治之具本末相須不可廢一也天命有德則五服五章之天討有罪則五刑五用之而勳貴之臣或有犯刑則流以宥之鞭作官刑扑作敎刑而鞭扑之刑或有疑當則金以贖之罪疑惟輕罰不及嗣此

唐虞之治好生之德所以洽于民心也自後哲王罔不明德慎罰而一自周穆金贖五刑之後同是大辟而多金者生寡金者死同是肉刑而有金者免無金者刑此豈公其好惡之道乎天下之謀利輕法實權輿於此矣至若漢文以其徒善莫能深究古聖人制刑之義輕除肉刑笞以代之至或二百三百而反易致斃雖欲愛人而其實反害也蓋肉刑者瘢迹表著限終身不齒於人故人皆畏刑而不敢為惡笞罰者雖有暫時苦楚之毒而少經則無瘢故人皆輕法而任為肆惡今若復古之制定為五刑則上自朝著下至草野人皆兢懼雖有為惡之心而不敢矣

五刑之屬三千而其實今不可得詳矣但因時制宜隨其罪之輕重而刑之可也周之八刑之目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而以糾萬民此皆人生日用行事之失當者故不可不用刑而然其一事之中亦有輕重執法者須平心徐究察訂得情而眚災則肆赦怙終則賊刑

爲臣而叛逆其君爲子而背棄其親爲婦而謀害其夫者當處大辟爲盜殺人亦爲大辟

欺罔君父打辱長上淫亂婦女誣陷師友者當施宮刑有夫

女行淫者亦為幽閉○以子與僧者并其父母亦施此刑

貪虐民生違犯軍令盜竊人財好勇鬬狠酗酒作亂傷人害物異術惑世者當施剕刑官隷輩憑籍官勢横行閭里討索錢財者并施此刑

毀侮先聖謀陷主官祭祀不時居喪無禮兄弟不友同族不睦外戚不婣隣里不恤者當施劓刑為弟而大不恭于兄者亦為大辟

犯逋公穀誣訴官庭雜技賭貨窮奢濫用游手無識踰分輕法者當施墨刑犯逋千石以上亦為大辟

此上諸條大槩如斯而餘外罪過不可殫數然一罪之中輕重等差十百不齊切不可執一而蔽之惟在執法者參平論勘而雖為小罪若有故犯則應酌重刑

五刑之外亦有鞭扑之刑此亦勿謂刑之輕者而易之用

之必要當罪也

雖勳貴罪當大辟則依律施行宮刑以下宥以流竄自戰國以

謀有大逆不道則夷其三族此則已甚也古昔則罪止其身故舜殛鯀而舉禹周公放蔡叔而用蔡仲晉文忘讐而任郤缺此皆誅罪賞善以其公心也今則不然若有犯逆之家則其子安降屠為奴連坐四寸而永世為廢族其可哉

牛酒松三者國之大禁也盖非牛莫可以耕稼資其力賴其功而反殺之是乃不忍也且濫殺不已則牛小價重而貧窮之人無得耕作此當痛禁也孟子曰君無故不殺牛況其下者乎

禮始於飲食而於飲食惟酒爲重故祭祀燕享皆以用酒也然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先王因爲飲禮一獻百拜而立之司正監其醉否此備其酒禍也嚴且審矣今則市井街路村落之間酒店櫛比亂飲無節此當痛禁也

禁松封山依法典守護而至若閭里所掌內山林須長養愛護爲居室棺槨之外毋得濫伐可也

古者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此皆以勸民守業也今則遊手空食者十居四五若是而豈不窮困也當依古罰布之而終爲不悛者沒入官衙爲奴婢

箕聖受封之初若有盜竊人財者則役入其家爲奴婢終身仰役故山無盜賊外戶不閉然盜竊之罪差有輕重重者當施以刑輕者沒之官衙爲奴婢

十一曰廣儲蓄備凶荒

寒暑相代吉凶相推理之常也三年一小歉十年一大凶故三年耕儲一年之食九年儲三年之食上之爲倉廩儲穀皆所以爲民也是以雖當凶荒民無飢餓流離之慮而上下賴安今之還穀亦以爲是也但法久解弛列邑倉穀盡沒於胥吏之手而民間分給徒爲紙上空文然穀簿總數不可減沒故稱以臥還爲民者不見一粒分錢而白地

徵納其本則爲民而末流弊生爲民病瘼莫甚於此爲今之計莫若卽罷還穀之名依朱夫子所定社倉例自該里分給收藏以備凶荒而勿令吏胥干預出入則亦無犯逋耗損之弊矣

京城建置八倉各儲八道上納稅米及貢物而以其三分之二稱官制祿依定數月給而其餘一分每歲儲蓄以供國家大經用（如冠昏喪祭朝聘燕享犒饋之類皆有定數）若當大無民食罄竭捧稱進貢盡數蠲除自上特爲減膳而百官軍兵班祿亦爲差減至豐穰乃復盖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亦須常存羸餘以備不虞（如兵亂凶荒之類）

二十五家爲一社一社建置一倉而秋成之後計其各統所作先供田稅戶役次除種子用其所餘三分之二計口分給各統內願立私庫藏置分給之穀而統首主之每朔計數出給常有定數俾免飢餓雖年豐穀多勿爲濫分過於常數若年凶則以見存倉穀充給常數餘穀并儲一倉喪祭冠昏月例讀法四時講武及他徭役定數支用毋得濫費常須優存贏餘三年儲年之食一以備不虞疾病水火凶荒兵亂之類秋冬間換以新穀俾無紅腐之弊五家置一統首五統置一里尹而各項文簿里尹掌之令各統首檢察其所掌統內事務勤慢而農兵器械書爲修補牛馬畜牧同其勞苦

十二曰節財用禁奢華

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豈惟千乘之國爲然也雖一夫之家其揆一也唐虞之際土階茅茨器用陶漆而天下至治禹卑宮室菲飲食而聲教訖于四海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王卑服即田以惟正供夫在上者用度無節窮其土木致其珍怪飲食若流盤遊無度則雖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莫可以充其進御矣是以召公戒于武王曰不寶遠物不役耳目有若對于哀公曰盍徹乎蓋節用則一徹而百度舉用無不足不然則二猶不足三代以後至于漢唐尚儉節用則猶爲小康如漢文惜露臺百金之費馬后衣以染絹晉武焚其雉裘唐宗放出宮女皆

是也夏桀商紂瓊宮瑤臺酒池肉林秦政隋煬外事戰伐內事宮闕此皆所以亡國取禍而如漢武者終無輪臺一詔則必與秦隋無異矣蓋儉者天下之吉德也奢者天下之凶事也惟我東國自殷師受封以來崇禮教尚儉素而土產器物質朴堅完爲天下最矣不幸近者俗習頹靡專尚奢華有或庶人居屋無異宮衙匹夫服飾殆同卿士而北胡開市東倭居館遠方珍怪舟車輸運交易已久而兼以西洋妖邪開港通貨奇怪無用之物奪人耳目幻人心腸通國所服用舉皆洋倭之物而土物則惟愛者絕無矣今若先自朝廷不用彼物則在下者焉敢乃爾而不惟俗

習復古彼等邪類妖物亦自遠去無影矣

公卿家治第當如李文靖廳事前僅容旋馬飲食如高侍郎不貳羹胾夕齕葍匏衣服則如司馬溫公不甚垢弊也巨室所慕一國慕之上行下效不期然而然矣

卿大夫葬祭專殺羊豕庶人以下只用雉鷄冠昏亦倣此

卿士以下至於庶人昏禮之幣通用紬帛而綾緞紗羅等物當爲禁絶庶人若不備紬帛則亦用苧綿

庶人家婦女兒童例着染帛此亦痛禁

飲射之禮宜用犬豕

金銀珊瑚之簪琥珀眞玉之纓銀飾佩刀白銅盤器此皆

靡奢之物也在於公卿且猶不可矧庶人貧賤者乎一切痛禁可也

朝野之間服着器用有犯洋倭之物者朝官則削奪遠竄庶人以下當施重刑

烟草雖舉天下通有之物而費財害農莫甚於此切宜禁絶

十三曰通工商抑末利

昔者聖王制爲四民曰士農工商士者講明治道以食其德（德即功德之德）農者篤守常業以食其力而然士農一也故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也工者精於技藝造作器物以食其功

（功卽功藝之功）賈者居貨商者行貨而貿遷有無以食其利工商則所尚者功利故爲下於士農而然此亦不可無者也中庸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其市矣蓋農業本也而力勞利小工商末也而功倍利多故人皆棄本業而趨末利末利爲主本業歇後則其流弊至於人不爲人國不爲國矣然欲專抑末利則爲工商者亦無也莫若任其工商而稅斂則輕之但限其身勿齒於士農之列（雖有技能不過任雜）則入粗有知覺者羞其功利之爲賤而不入於工商矣

自古京都之制左廟右社前朝後市前朝後市者欲使人

主先愼乎德向明而治後其末利不察財貨也

工商皆居之於京城營邑及浦港山野閒曠不耕之處而百工之造爲官役者省試稱事上下其食私作器物者歛其廛賦身役而不征其貨至於商賈亦歛其廛賦身役而不征其貨

鍮鐵陶瓷之店漆枲桑竹之田酒食之肆紙墨之所欒圃果園魚船鹽釜此皆生利之尤者也從其大小量宜收稅而然此皆盛衰不常每歲監省從實加減毋有濫捧

捆屨織席造屋治棺耒耟笸篚等物亦許農民爲之而勿論其征稅

工商之潛通外國主導異類出納財貨者卽服上刑

十四曰罷僧道禁邪術

唐虞三代之盛未有道佛之名而教化大行民皆仁壽至春秋之末不幸有老氏者出始爲異說而其流蔓延誕妄者爲鍊丹長生之方欺罔世主妖邪者爲米賊惑衆之術竟造禍亂如秦皇漢武誤聽方士之言求仙不得而虛耗國財至若唐玄宋徽俱崇道教而未免西蜀北漠之禍且唐之列帝服其藥而疽死覆轍相尋此皆何如也佛氏者本西域妖物終滿天下以史籍攷之崇奉佛法者始焉而楚王英伏誅極焉而梁武帝餓死此亦何如也前鑑孔昭而後之人主猶不知戒傾財尊奉如恐不及佛宇道觀彌

漫山野而此等異術少沮則天下少安愈盛則天下愈亂二者在世之日三古之治不可復見矣若我東邦則道家者流今古所罕佛氏之法與漢幷八而莫盛於麗朝（元人尊釋為帝師麗氏崇佛亦宗於此而稱僧為國師其餘例稱為大師而至今猶然陋矣陋矣師之一字是何所當乎）山山谷谷佛宇遺址項背相望而以今見存言之邑邑巨刹殿堂宏壯僧擬王宮此財何生此教何用甚矣世人之迷惑也彼佛氏者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覆載間大罪惡也置身山間游其手足無半分資生之力故造為虛誕之說謂以供佛則無子者卽生奇男死者滅罪資福還生極樂是以舉世之人波奔影從輸納貨財無不供佛飯僧而

喪親者忘饌而設鬼使之飯俗家置帝釋之器噫佛之禍
人若是其甚即亦天地之一大賊魁也彼本無生子之道
欺取人子爲上佐者何能令人生子乎彼本無生財之方
欺取人財爲居食者何能令人富財乎彼則死而火葬者
欺人曰誤入地獄剉燒舂磨此皆人人所目見而反爲酷
信何哉又以彼所謂輪迴言之比生爲僧修道則後生生
於極樂若如其說雖百番輪生思其後生而常爲僧乃已
且見心識性等說尤不満一笑盖心者統仁義禮智之性
發之爲愛恭宜別也彼無倫常者何識心性乎其曰所見
只是石火影子而以猖恣作用爲性也此類在世有百害

而無一僉莫若卽罷佛宇爲官府牧塲刷出僧徒歸俗業農則數萬壯丁不日可得而邪教熄絶世世永安矣醫藥卜筮地師日官等類不可無者而其他遁身借力呪符誦經等邪術一切痛禁

洋醜邪教不拜君父男女無别不爲祭先亂倫莫甚若有犯此則卽爲大辟隣比同居者掩護不發則該統首以知情不告違施刑

此右所論大槩如斯而其他小小節目亦當以類推之則庶無不中矣此皆三古遺制 本朝舊章而非敢私意撰出也惟在經世者以大手高眼如何損益耳噫栗翁當 穆陵盛際猶以不得更張爲憂累形文字矧今

數百載之後世降俗頽其所當更張詎可勝量其中尤甚者名教掃滅邪說大行法綱廢弛廉恥都喪若此不已則人之類必爲禽獸乃已顧此山野閒蹤莫遂芹曝之誠而徒切漆室之憂若是妄論無所逃罪惶恐惶恐

歲在上章攝提格夾鍾上弦雷山樵夫書

書訖拋之巾笥或者覽而詰之曰中庸不云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由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必逮夫身子之情則戚矣子之言則無乃踰分乎余對曰誠然誠然愚嘗聞之人性皆善無古今之殊而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無不可有爲之世是以古之聖賢不以無道而果

於忘世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也君子之言則從茲以往三古之治無復其日歎夫子嘗曰吾從周而其答顏淵也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則何如也今愚之所論舉皆我　朝憲章而參以古制也非敢自手分現化也然如愚賤者而有過若是猗吾子言之幸矣幸矣敢不拜謝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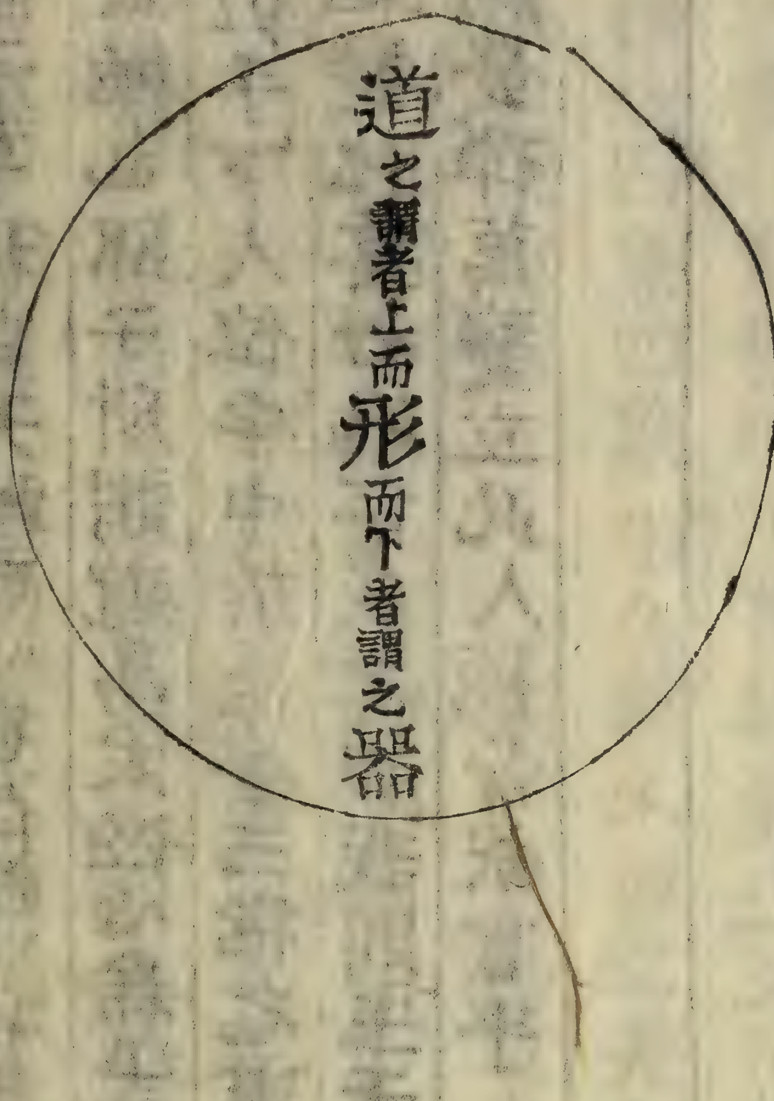
三極圖說



易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子傳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乾坤者何天地之性情也乾健坤順乾覆坤載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孰主張是曰維太極無形無爲而爲萬化之本一動一靜而爲兩儀之始語其本然則至誠也語其妙用則至神也分而言之曰健順又演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分主四時五氣順布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智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也元爲衆善之長仁爲心之全德盖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性者也仁之亨者爲禮仁之利者爲義仁之貞者爲智全言則包四者偏言則四者各一其德元亨利貞天地之心也仁義禮智人之本心也其實一太極也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是也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人位乎中於是乎三極之道立矣故朱子嘗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旨哉言乎

形而上下圖辨說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何太極也器者何陰陽也陰陽氣而太極理也理本無形何以謂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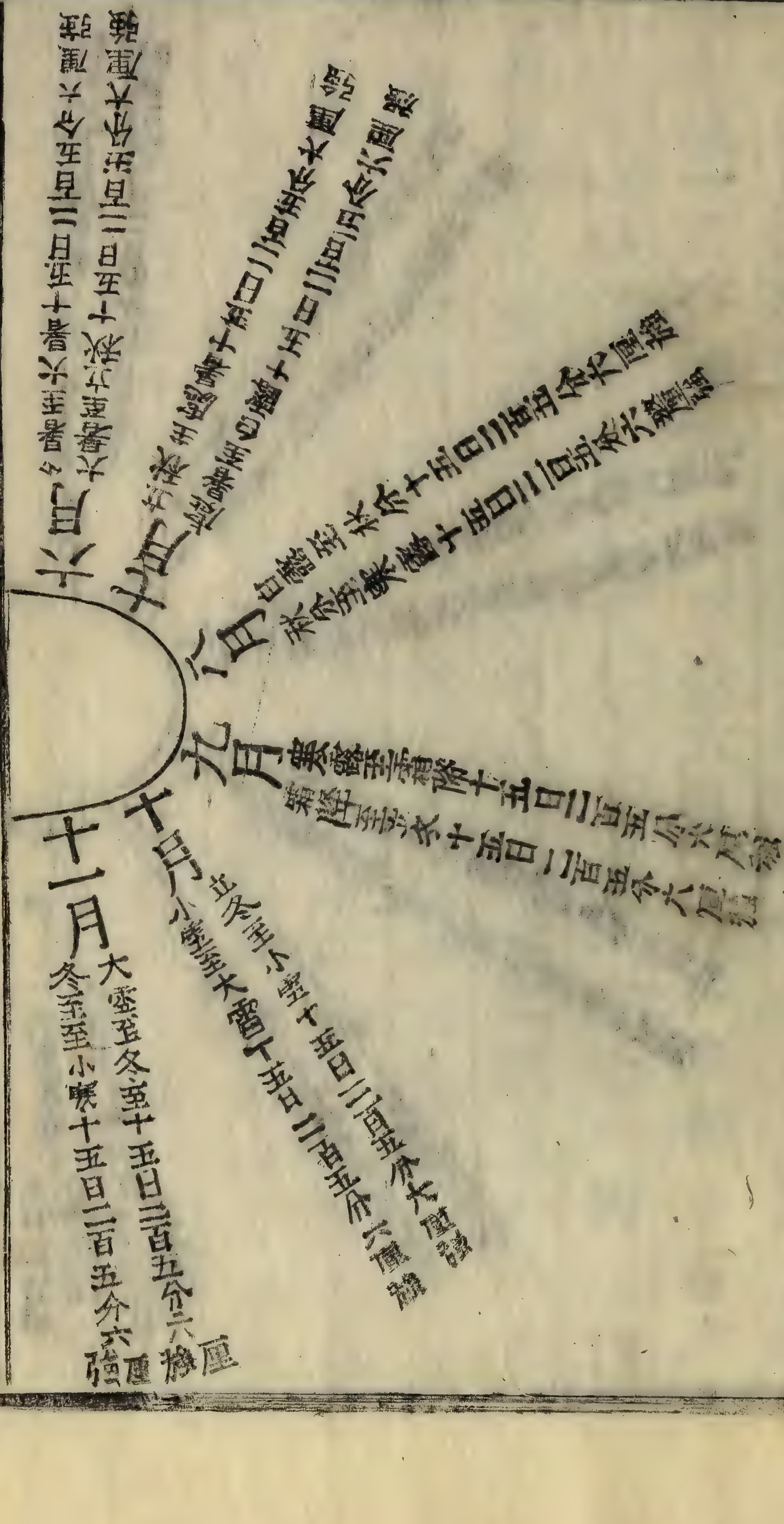
而上太極非超形器獨立底物只在陰陽之裏故謂之形而上陰者靜而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陽者動而太極之用所以行也然則只在陰陽之裏則太極陰陽似無甚揀別而何以上下二字分言乎蓋太極陰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乘氣而氣載理也上下二字含蓄無限意思自其不離者而觀之則道亦器器亦道自其不雜者而言之則道自道器自器判而爲兩不相關涉固不可混而爲一尊卑無別亦不可惟於一形字以上下截得看了大煞分明非大聖人見道精密何以說得如此道非器無以承載器非道無所發用一上一下動靜相須一尊一卑名位不亂道

譬則天也陽也君也父也夫也君子也將帥也中國也人類也器譬則地也陰也臣也子也婦也小人也卒徒也蠻夷也禽獸也理爲氣主而氣爲理役則動靜相須名位不亂天始而地成陽唱而陰隨君令而臣恭父教而子孝夫導而婦婉君子道長而小人革面將帥令行而卒徒服心中國治明而蠻夷率賓人類化行而禽獸馴從如理不得爲主而氣機自用則動靜相悖名位反亂地不順天陰反疑陽臣爲叛賊子爲悖逆婦爲反目小人害君子卒徒逐將帥蠻夷猾夏禽獸逼人其治亂向背之分只在於道器之謹不謹如何耳理無爲云者無所作爲而自然而已其

實雖似無爲而無所不爲也天理之流行發見是自然而已豈有所作爲而然哉先賢有言曰天地無心而心普萬物聖人无情而情順萬事此豈天地眞箇无心而聖人眞箇無情乎无心无情無所作爲而自然之謂也世之人遂認以太極爲無用死物而其於日用事物所當然處天理之發見昭著著謂之以氣機自爾是認子爲賊而氣奪理位矣若爾而天理人心安得不呂以晦蝕乎天理人心呂以晦蝕則三綱淪九法斁而中國淪於戎狄人類入於禽獸勢固然也噫上下尊卑之分可不謹乎朱子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此是道器之一言斷案人心妙

不測者卽太極本然之妙也出入乘氣機者卽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之謂按語錄三字類釋形而上曰未有形之前只有理而已此言是畢竟先有此理之謂而於形而上下則殊失本意

朞圖解說


六月 小暑至大暑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陽強
大暑至立秋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陽弱
七月 立秋至處暑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陽弱
處暑至白露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陽弱
八月 白露至秋分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陽弱
秋分至寒露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陽弱
九月 寒露至霜降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陽弱
霜降至立冬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陽弱
十月 立冬至小雪十五日二百五分太陰弱
小雪至大雪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陰弱
十一月 大雪至冬至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陰強
冬至至小寒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陽強

十二月 小寒至大寒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弱
大寒至立春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弱

正月 立春至雨水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雨水至驚蟄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二月 驚蟄至春分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春分至清明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三月 清明至穀雨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穀雨至立夏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四月 立夏至小滿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小滿至芒種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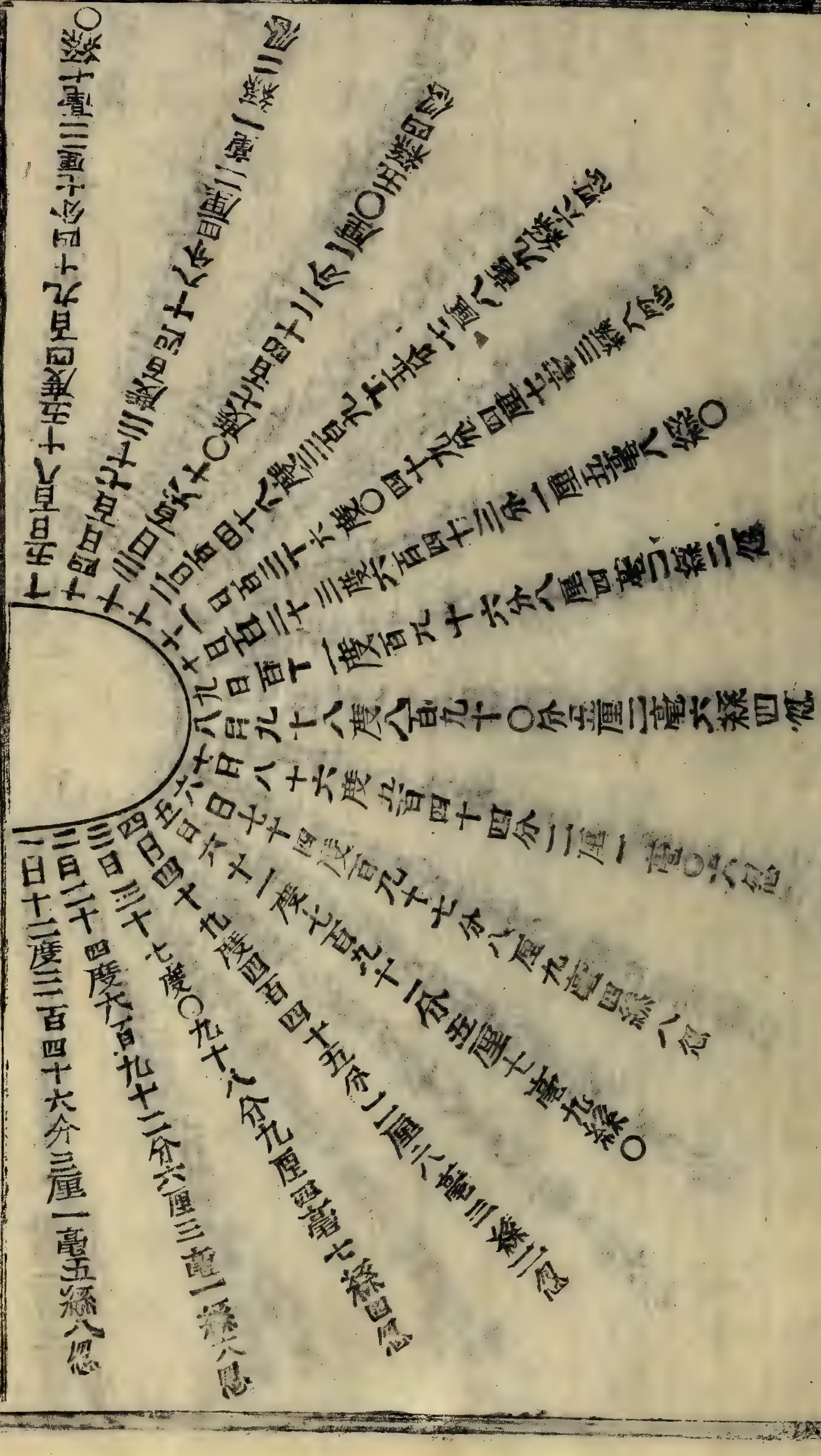
五月 芒種至夏至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夏至至小暑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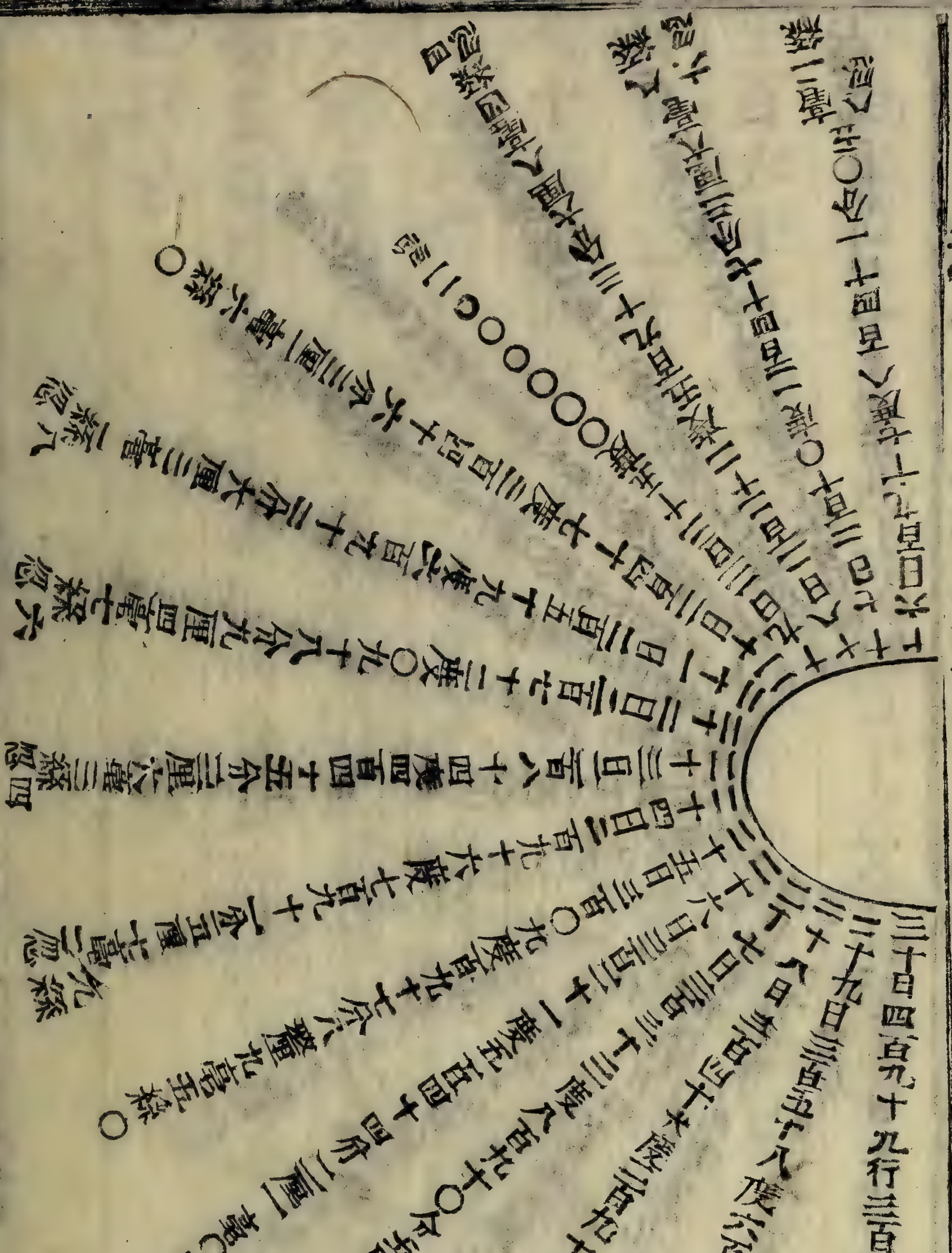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九百四十分爲一度）四分度之一（二百三十五分）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驗經星則可知）日麗天而小遲故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書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爲氣盈合朔虗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均齊是爲一章如以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配於二十四氣候則一候所當十五日二百五分六釐強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通計

則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餘候皆倣此但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而小剩歲曰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而不足故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約七十五年而退一度以今初昏中星驗之與堯時不同者職以此也此歲差之所由說也嗚呼堯克明峻德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庶績咸熙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斯之謂乎

日月會朔圖辨說

一日之八忽擧六數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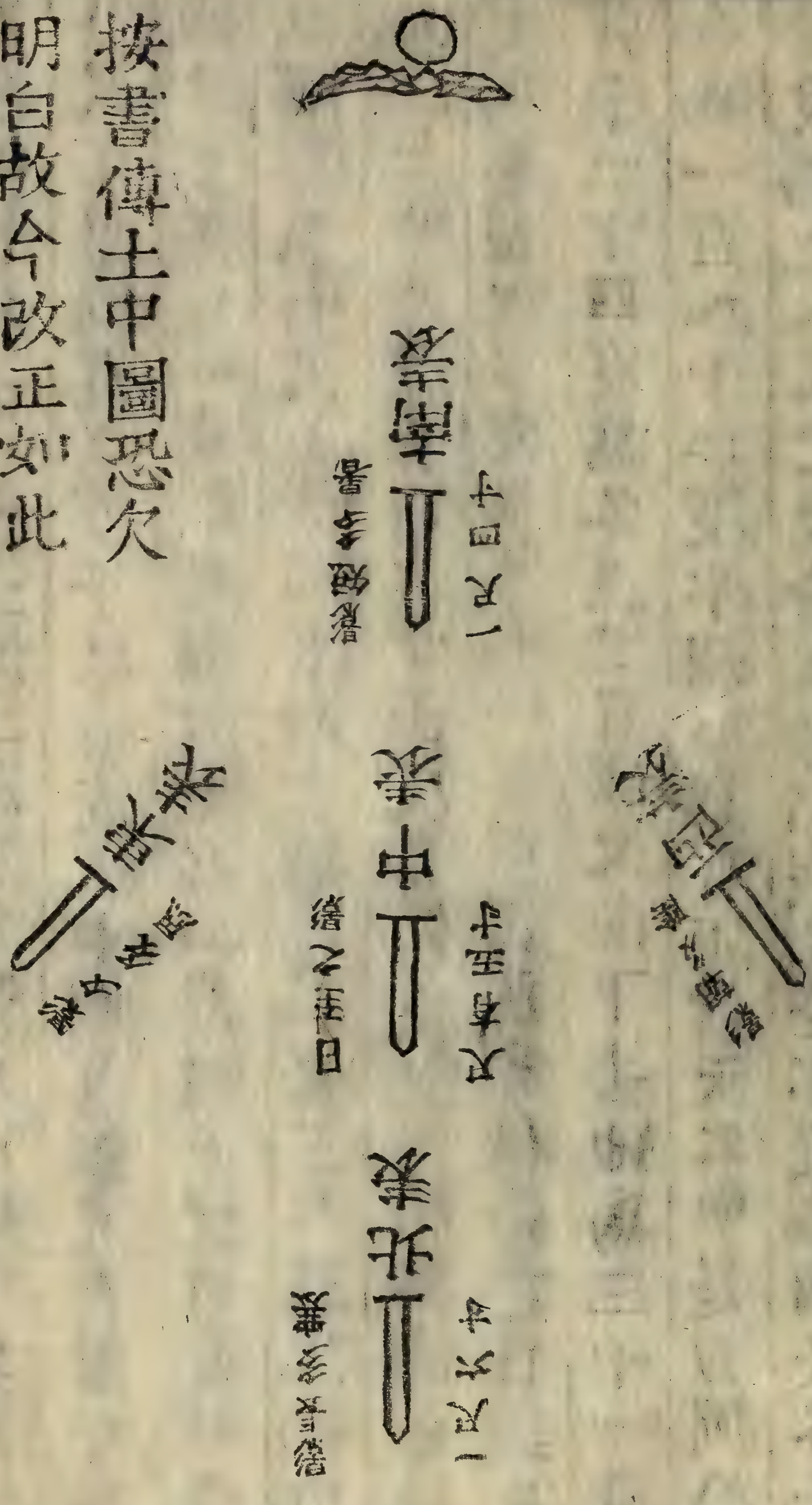


至三十日四百九十九行六度五百三十一分八釐八毫七絲六忽

日月俱右旋乎左旋也然則圖何以右旋乎從推數之簡
如曆家退步之法也按書傳明魄朔望圖則一日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八忽小餘而今此圖則云十二
度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八忽者抑何以歟蓋月
行一日不及天爲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在日則不及爲
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以日月會朔爲圖則以十二度
十九分度之七推數而後至三十日四百九十九分而月
與日會此不易之定法也彼書傳所圖名以明魄朔望而
以月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推數故至二十八日
已爲三百七十四度餘於二十九日以復行爲說不亦苟

且眩亂之甚乎若此圖一覽可以瞭然矣日與天會而成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一歲之常數也月與日會而成一月三十日者一月之常數也然未滿三十日而至午時二十九分(郎四百九十九)而合朔則未滿爲四百四十一分通計十二朔則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五不盡五百九十二分是爲朔虛是以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此曆法之大略也

土圭地中圖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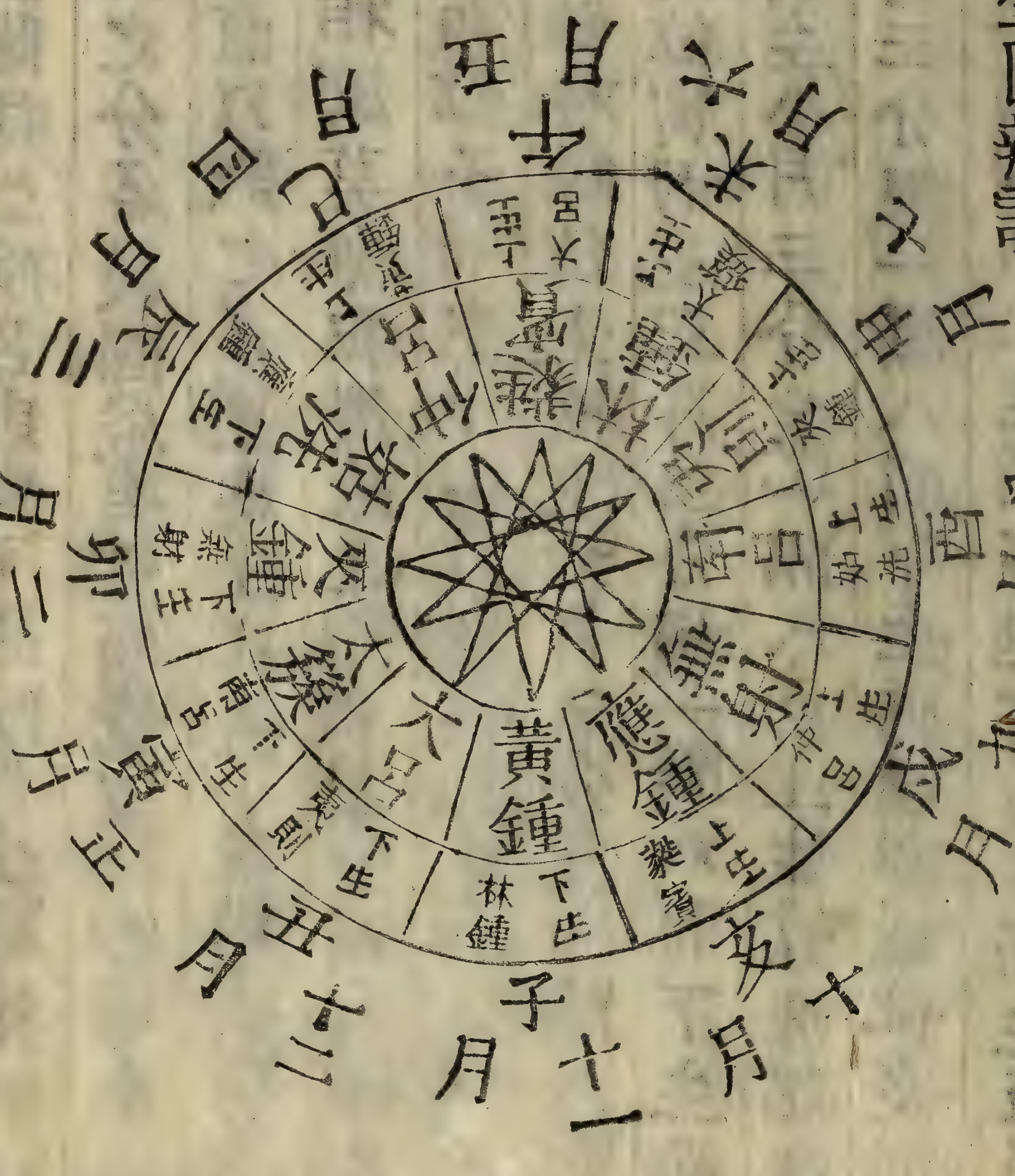
按書傳土中圖恐欠明白故今改正如此

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其法樹
八尺之臬測夏至方午之影而地中則其影尺有五寸於
地千里差以一寸則尺有五寸乃一萬五千里也春秋分
則其影爲七尺五寸冬至則其影爲一丈三尺蓋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
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
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下去地爲三十一度
合爲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是以周公
營東都立八尺之表於洛陽鄧城且於其東西南北各千
里許立四表以夏至午中測日影中表則其影正直而爲

尺有五寸南表則近日故其影差短爲一尺四寸而其地
多暑北表則遠日故其影差長爲一尺六寸而其地多寒
東表則日已蹉過故其影已夕而其地多風西表則日尚
未及故其影尚朝而其地多陰以此驗之洛邑是天地之
中而寒暑風雨俱適中和且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繼
天治人者可不於此而定都哉噫今洋胡所謂地球圖者
瀰滿於世粗有眼者見之誠未滿一笑而然世之人信以
爲眞口液津津甚可痛惜不必張皇引据但以其圖言之
天下有五大洲而三大洲陽界也二大洲陰界也陰陽二
界合爲一世此誠萬不近理且所謂地中海者在中國視

之則西域之外極邊西海而彼以陰陽二界合爲一地故反謂以地中此亦葛不近理陽界人物豈能通涉於陰界乎如許誕妄似不足惑人而但聖學廢壞於俗好新奇何哉嗚呼周公聖人也洛邑地中也攷之土圭日影不差驗之天時寒暑均適天象焉可誣也聖人焉可侮也洛邑之外別有地中非吾人所道如周公家奴起乎塚中其所揮斥辨證倘如何耶

律呂相生圖辨說


子 十一月
丑 十二月
寅 正月
卯 二月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九月
亥 十月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按書傳律呂圖陽律生陰呂則曰下生陰呂生陽律則曰
上生此於陰陽之分名義固嚴矣然頗覺窒礙難通今以
愚見更定此圖直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自甤賓以後
上下之生一切相反莫無犯僭汰之誚耶盖黃鍾爲律呂
之祖起數之始而位子而主十一月其長九寸三分損一
隔八而下生林鍾林鍾位未而主六月三分益一隔八而
上生太簇太簇位寅而主正月三分損一隔八而下生南
呂南呂位酉而主八月三分益一隔八而上生姑洗姑洗
位辰而主三月三分損一隔八而下生應鍾應鍾位亥而
主十月三分益一隔八而上生甤賓甤賓位午而主五月

三分益一隔八而上生大呂大呂位丑而主十二月三分損一隔八而下生夷則夷則位申而主七月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夾鍾夾鍾位卯而主二月三分損一隔八下生無射無射位戌而主九月三分益一隔八而上生仲呂仲呂位巳而主四月此則呂氏春秋淮南子及通典諸說皆然但司馬氏律書漢前志所論與書傳律呂圖相合若究其實則律呂相生之妙不害爲同而但上下二字名義相悖且漢前志所論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以下等語與律呂本法節節不合何者蕤賓之數六寸二分餘而若三分損一則當爲四寸一分餘何以爲大呂之八寸三分乎此

不過以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信筆書之而不識甤賓復上生之妙也大抵律呂起數自黃鍾爲始左旋而至應鍾而終焉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餘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餘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餘甤賓六寸二分餘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餘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餘應鍾四寸六分餘隔八相生以次漸短自是觀之大呂於甤賓爲上乎爲下乎不待費說而可知矣是以自黃鍾至姑洗皆爲下生自仲呂至應鍾皆爲上生謂之上者以在己之上也此皆法象自然之妙而非誰可以強名之也縱不能精於律呂者此等梗槩亦可類推

卦變改正圖説

乾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恆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坤

謹按性理大全考占變三十二圖舊有未分曉處以第一圖言之中孚當在第三層大畜當在第四層而俱反居於第二層損當在第三層而反居於第二層餘圖皆一例此恐非朱子手書定本而必是後人傳寫之誤無疑盖乾之一爻變則自姤至夬得六卦二爻變則自遯至大壯得十五卦三爻變則自否至泰得二十卦四爻變則自觀至臨得十五卦五爻變則自剝至復得六卦六爻變則坤一而已自坤而反推之亦如此是以姤遯否觀剝與乾而爲一行復臨泰大壯夬與坤而爲一行首末相應對偶不紊各有條理各有次序有自然不可易之定位而決非人巧所

可安排者愚不揆僭猥改定爲圖朱子之意正當如是云

後三十一圖亦以此例推之其庶矣乎

心統性情圖辨說


虛
健
順
智
義
信
禮
仁
陰
陽
水
金
土
火
木
靈
知覺
喜
怒
愛
懼
欲
惡
哀
不同
知覺
人心
生於形氣之私
如聲色臭味
四肢安佚之類
循天理
善
徇人欲
惡
道心
天理之所出者
善
原於性命之正
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愛敬忠恕之類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此言人之所得乎天而主乎一身者理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從一理上漸細分說出氣化非道所以氣化者乃道也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性卽理也而所掛搭者氣質故謂之合也氣字特帶去說非謂理與氣均半襯合而爲性性之發爲情而情乃知覺底物合性與知覺卽心統性情之謂也朱子曰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此言心之統性情猶水之有靜動而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也合此

數說而觀之則心性情名義體統槩可知矣蓋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隨感而應妙用不測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卽健順五常之理乘氣而靜者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卽喜怒哀懼愛惡欲之理乘氣而動者也心統性情云者只就混淪一物之中指其未發已發而爲言耳非是心是一箇地頭性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理則純一無雜氣則有萬不同故清者智而濁者愚粹者賢而駁者不肖是以有聖凡心不同之說而然及其未發氣不用事故雖濁駁之甚者無惡可言也及其已發知覺不同而善惡判焉其原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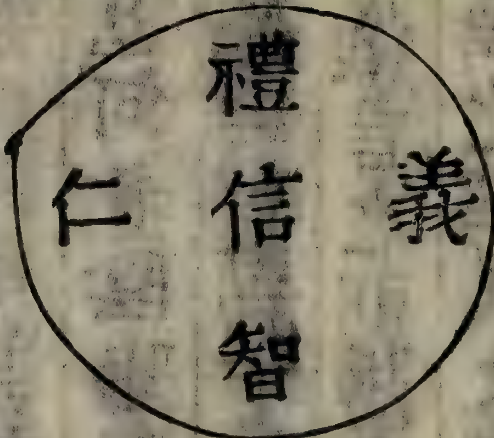
命之正者曰道心道心之發非不乘其氣而特純乎天理者也如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與夫愛敬忠悌之類是也其生於形氣之私者則曰人心人心之發非不原於理而特所感者形氣也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精盛思室飢欲食寒欲衣之類是也然人心也有天理焉有人欲焉其發也循乎天理則為善如當食而食當衣而衣視聽言動之俱以禮也此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徇乎人欲則為惡如不當食而食不當衣而衣視聽言動之俱以非禮也此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

賊之矣爲其養小而失大也人心者形氣之私也道心者天理之公也七情者人心道心之總名四端者七情中善情之一名人心道心固可以對言七情四端不可以對言猶性與情固可以對言而心與性不可以對言也世之學者不能深究乎此而遂以心性判作兩段動輒曰心卽氣而性卽理也且創爲性爲心宰之說以性點理爲氣主之案若果爾則是性却統心也心統性情之妙更於何推覓而朱夫子主宰是心之說反顚倒無理如使朱子家奴起乎今日其將袖手含嘿乎抑亦苦口辨詆乎噫人皆有是心而不思己矣朱子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蓋人心之有寂感如太極之有動靜而爲一身之主萬化之本心與太極其實一也故曰心爲太極又曰惟心無對

人物性同異圖辨說

人稟五行之秀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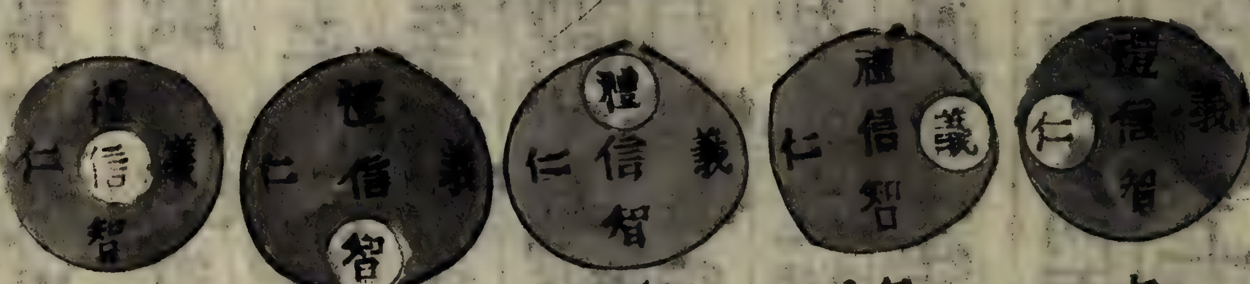


全具五常之德

禽獸稟五行之氣故有此五常之德而但氣質偏獨故理隨而偏只有一線明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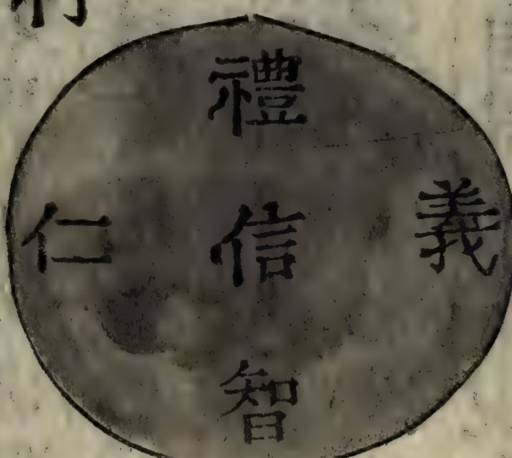


此圖當分作列下五者而今合爲一非謂禽獸有此五常之全明也覽者辨之



虎狼　蜂蟻　雎鳩　鴈行　候蟲

草木亦稟五行之氣故有此五常之德而但氣偏而質塞故理隨而全昧爲若合下不賦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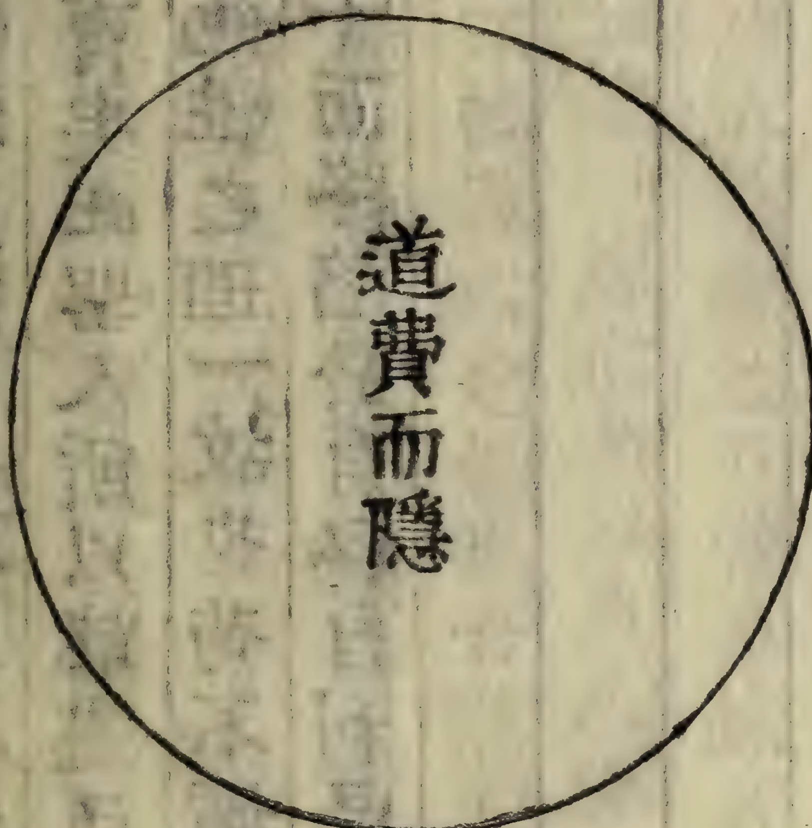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觀此可知其物無不具五常之性而性無不具五常之理也何者陰陽五行若闕一便生物不得而纔有是氣已有是理理則一本而氣則萬殊故所乘之理亦自不同以兩儀言之則陽之理健陰之理順以五行言之則木之理仁金之理義火之理禮水之理智土之理信自異體而觀之則健順五常似各自爲一德而自一統而言之則健順五常便俱是一理也故乾健坤順不同而乾曰元亨利貞坤亦曰元亨利貞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

不同而仁義禮智無一行不具也如木主乎仁而禮是仁之亨通底義是仁之斷制底智是仁之斂藏底言之水火金土無非此例以此推之覆載間含生之物外乎健順五常而豈有所謂性哉夫五常一健順也健順一太極也非太極之外別有所謂健順五常故曰萬物同一太極然理無形故通氣有形故局健之理即順之理順之理即健之理是理之通也陽自是陽陰自是陰是氣之局也非惟陰陽五行亦然非惟五行人物亦然人之五常之理與禽獸草木無異者理之通也人則所稟之氣秀而正通故五常全明禽獸則所稟之氣偏濁故於五常各有一線明處如虎

狠稟木氣偏勝於水火金土而勝者常爲主故粗通於父子之仁而其他禮義智更推不得蜂蟻稟金氣偏勝於水火木土而勝者常爲主故粗通於君臣之義而其他仁禮智更推不得餘物莫不皆然草木則所稟之氣尤濁而質亦全塞故五常全昧若合下不賦者皆氣之局也徒知理之一原而遂以爲人與禽獸草木之性少無差別則是不識萬殊之妙也若然則孟子何以而謂人犬牛不同乎徒見氣質之各殊而遂以爲人獨稟五常禽獸或只稟一德草木則本無五常是全昧性命之理也若爾則朱子何以而有一寶珠之說乎同中須當識其異異中亦當識其同可也由前一說則此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者也由後一說則此所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者也不備

猶未盡善不明却甚害道盖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矣此聖人所以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無他性之理一故也苟不備不明則天地萬物旨與己不相干而終陷於自私自利是以學問之道貴窮理盡性也

費隱圖辨說



道者形而上者即理也理有體用以言乎用則其於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小子之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是也大人之道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是也近而夫婦之所能知能行遠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體之所以然者則非視聽所及可謂隱矣所以然者本然之妙也所當然者當行之實也此二者雖有體用之殊而其實一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然道不孤立其未發也乘氣而靜其已發也乘氣而動氣即形而下之器也呂用事物形而下者甚廣而天理之當然者流行昭著於其

中所謂費者非指形而下之器特就其上面指其所當然之理也若夫發見流行之際或有不得其攸當者卽氣不循理自用所由而殊非理之本然也世之人言必曰理無爲而凡略涉於流行發見者斷謂之氣是於形而下裏面不識天理流行當然之妙也苟如此見則太極遂爲無用死物而氣機自用也其曰費者亦不過爲形而下之器君子之道更無處說去烏其可哉

明德圖辨說

虛

此心全體之大目也就中各各細分則其目雖巧曆不可筭而裒而都具無一理之不備故曰具衆理

所得

元亨利貞

乎天

性

仁禮義智

情

愛恭宜別

靈

此心發用之大目也就中各各細分則其目雖巧曆不可筭而外而隨應無一事之或遺故曰應萬事

不

昧

朱夫子於大學傳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又嘗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又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又曰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沒了不明又曰明德謂得之於己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又曰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

是這箇物本自光明又曰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時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隨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又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聖人訓語如是詳盡不一而足學者於此誠能反復體驗則庶可知明德之爲何而竊不可以妄以己意揣摩杜撰也然先儒以氣之本然謂明德者有之此於朱子之訓當乎否乎且有以明德謂理而虛靈不昧則屬之於氣是亦未深信乎此理本自光明不昧也盖天之所賦者元亨利貞也此所謂明命也人之所得以爲性者

仁禮義智也發而爲情者愛恭宜別也這箇道理統體用
而本虛靈不昧此所謂明德也明德者卽心統性情之謂
也虛靈不昧是神明之變文以此心體用全部而言具衆
理應萬事統全部中分全體大用而言然不曰心而曰明
德者心之發處固有人心道心之別公私善惡之可言者
惟此明德單指其本然善心卽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爲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者也大舜所謂道心孟子所謂本
心皆指此明德也此人人所同得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明德之無分數者此其然也且人物之生莫不具有健順
五常之德而人則所禀之氣正且通故五常之德無一不

明物則所稟之氣偏且塞故不能有以通貫乎五常之全德而或偏明焉或全昧焉故於人則謂明德而於物則不當謂明德此所以人爲萬物之靈也是亦不可以不知○按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與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語意正同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卽太極含具萬理而爲萬化之本者也

大學全圖後說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明明德之事
齊家治國平天下 新民之事

明明德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
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者也

止至善
而不遷之意
止者必止於是
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

新民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其
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
之汚也

知止
知止知至善之所在而求所
以止之
定静安慮四者皆在知得之間

能得
能得者得其所止也

物格知至 知所止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得所止

右圖本朱子所排定而就中物格知至至身修爲知所止者與大學章句所訓不同故今依章句改修得無太僭率耶蓋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明德惟其氣拘欲蔽不能皆有以明善而復其初是以聰明睿智之聖生當君師之位先明其德而使天下之人皆明其德此之謂明明德新民也若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則無由以進德修業故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所止者何至善之所在而至善十分恰好之謂也總而言之則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分而言

之物格也有至善知至也有至善意誠以下亦皆然若到九分九釐而未盡一釐不可謂至善也三代盛時莫不有學治隆俗美周室寖衰德教不明夫子生於是時推明大學教人之法以詔諸子而曾子之徒作爲傳義以承其統及孟子沒而無傳焉千四百年之後程朱子出表章訓解使斯道復明猗歟休哉盖此德明則天下治此德不明則天下亂明明德三字大學一篇之綱領而實天下萬世教人之大法也

聖賢闢邪圖說

帝舜	周公	孔子	孟子	董子	韓子	程子	朱子
誅四凶	驅猛獸	惡鄉愿	距楊墨 羞管晏	辨王霸	斥老佛	斥老莊 闢道佛	辨王霸 攻蘇陸

雜學

管子
荀卿
楊雄
王通
王安石
蘇軾
陸九淵

異端

老子
楊朱
墨翟
告子
莊周
道家
佛氏

夫邪說者害人心之蟊賊塞正路之榛蕪也從古以來若此之類不一其端而凡異於聖人之道者摠謂曰異端且雖云學儒者雜以異端則亦邪說也是不容於先王之誅者也若唐虞之際有共工巧令孔壬驩兜黨惡濟姦崇鯀方命圮族三苗反道敗德故帝舜施流放竄殛之典周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其憂世愛人深且至矣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邪說害人雖有孔孟之聖不得君師之位旣莫得而誅之而只以空言嚴斥然由此而天理明人心正矣如五霸者假仁義而尚權詐三王之罪人也是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如老子者妄言道德而專尚虛無又雜以

㦗詐其流為楊朱之為我莊列之詐誕蘇張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方士之修鍊而墨氏愛無差等告子生之謂性以上數者皆率天下而禍仁義且鄉原者闇然媚世似德而非德故一切深惡而痛絕之此之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洙泗世遠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之學者高者入於異端虛無卑者溺於記誦詞章如荀卿楊雄之徒雖稱儒者然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卿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一差安謂知學楊雄溺志詞章濡跡亂賊而已不識性更說甚道西漢以來專尚老莊而不失儒者規模者惟董子而已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曰仲尼之

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若非見道分明安能說得乃爾暨于東漢佛入中國而自後老佛並熾亂亡相尋昌黎韓子著原道一篇推本二帝三王孔孟相傳之統而辨斥老佛之非欲人其人而火其書其功亦孟子後一人而已如王通好處雖多但大本領處不曾理會而妄自尊大續經之類如小兒竪屋亦甚亂道王安石之學如捕風捉影好高自大妄解古經而然略未有實見做得譬若塔上相輪對望而語也蘇軾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而且打破敬之說凶險悖理卽聖門之一反逆爾故朱子以爲東坡學術之害不在荊公之下斥之甚嚴至若陸九淵自

以爲尊德性則雖不道問學自有頓悟之道此卽禪家圓
覺閃爍底影子也捷徑一開江西一派靡然宗之與朱門
不相合如告子之於孟子爾朱子乃苦口深排不少假借
而慈其徒私相傳授至於陳憲章王守仁而其說極矣其
害深矣蓋百種邪說不可勝數而究其本原之差則終不
出於形氣利欲之窠臼也向非洛閩諸子闢而廓之聖學
何由以明人紀何得以正乎噫今洋胡邪學其無倫之說
滅盡天理潛通貨色壞喪人心其禍也甚於楊墨老佛而
戎狄之醜者也禽獸之尤者也自生民以來天下之大亂
未有若是之甚也朱子嘗曰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也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嚴如此執此以言則今之能言距洋學者聖人之徒也謂之不必然者皆淫邪之徒也

聖賢傳敬圖說

黃帝 敬勝怠
帝堯 欽明文思
帝舜 溫恭允塞
大禹 祗台德先
皐陶日嚴祗敬 伯夷夙夜惟寅
契 敬敷五教

成湯 聖敬日躋
伊尹克敬惟親 仲虺欽崇天道
太甲 祗厥身
太戊 治民祗懼
高宗 恭默思道
傅說式克欽承

文王 緝熙敬止
武王 夙夜祗懼
成王 祗勤于德
周公 敬天之休
召公克敬德 太公敬勝怠
箕子敬用五事 衛武公不愧屋漏

孔子 敬直義方
顏子 非禮四勿
曾子 戰兢臨履
仲弓大賓大祭 子夏敬而無失
子思子 戒懼慎獨
孟子 恭敬之心

周子 一為要
程伯子 敬勝百邪
程叔子 主一謂敬
張子 安詳恭敬
謝上蔡常惺惺法 尹和靖其心收斂
楊龜山所主者敬

朱子 敬貫始終
張宣公持敬勿失 呂成公涵養須敬
黃勉齋畏則心一 蔡九峰日敬日誠
真西山以敬相傳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斯道何謂
也健順五常天之明命也三綱五倫天之敍典也命德討
罪天之常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人稟受而言謂之性
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心卽一身之主宰而語其全體則
寂然不動之中無一理之不具語其妙用則感而遂通之
際無一事之不應是以君子常存敬畏以立其大本及其
發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敬又一心之主宰而貫動靜該
體用者也黃帝丹書始發其端蓋敬勝怠則克明厥德而
萬善從此而生所以吉也怠勝敬則其德反昏而百惡從
此而生所以滅也只此一敬字實萬世心學之淵源也自

是以來唐虞三代魯鄒諸聖旣皆以此而相傳之至于有宋濂洛關閩諸子亦皆以此而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天下之善德豈有以加於此哉夫主一無適敬之要法酬酢萬變敬之活法未知者非敬無以知之旣知者非敬無以守之歷選千古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此而學焉當戒懼愼獨而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雖愚柔之資可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而將入於聖賢之域矣若謂以敬不足行而任情循欲不畏天命不謹人紀則是喪其本心而終爲下愚而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以入也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正此類之謂也故程子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

肆曰偸之語而曰敬義夾持可以上達天德朱子亦嘗曰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兩賢豈欺余哉